等還朝臣皆賀劉曄獨曰權無故求降必有急權前襲殺關羽劉備必大興師伐之外有彊寇衆心不安又恐中國往承其釁故委地求降一以却中國之兵二假中國之援以彊其衆而疑敵人耳天下三分中國十有其八吳蜀各保一州阻山依水有急相救此小國之利也今還自相攻天亡之也宜大興師徑渡江襲之蜀攻其外我襲其內吳之亡不出旬月矣吳亡則蜀孤若割吳之半以與蜀蜀固不能久存況蜀得其外我得其內乎帝曰人稱臣降而伐之疑天下欲來者心不若且受吳降而襲蜀之後也對曰蜀遠吳近又聞中國伐之

便還軍不能止也今備已怒興兵擊吳聞我伐吳知吳必亡將喜而進與我爭割吳地必不改討抑怒救吳也帝不聽遂受吳降于禁須髮皓白形容憔顇見帝泣涕頓首帝慰喻以荀林父孟明視故事拜安遠將軍令北詣鄴謁高陵帝使豫於陵屋畫關羽戰克龐悳憤怒禁降服之狀禁見慙恚發病死

臣光曰于禁將數萬衆敗不能死生降於敵既而復歸文帝廢之可也殺之可也乃畫陵屋以辱之斯爲不君矣　丁巳遣太常邢貞奉策即拜孫權爲吳王加九錫劉曄曰不可先帝征伐天下十兼其八威震海內陛下受禪即眞德合天地聲暨四遠權雖有雄才故漢票騎將軍南昌侯耳官輕埶卑士民有畏中國心不可彊迫興成所謀也不得已受其降可進其將軍號封十萬戶侯不可即以爲王也夫王位去天子一階耳其禮秩服御相亂也彼直爲侯江南士民未有君臣之分我信其僞降就封殖之崇其位號定其君臣是爲虎傅翼也權既受王位却蜀兵之後外盡禮以事中國使其國內皆聞內爲無禮以怒陛下陛下赫然發怒興兵討之乃徐告其民曰我委身事中國不愛珍貨重寶隨時貢獻不敢失臣禮而無故伐我我必欲殘

我國家俘我民人以爲僕妾吳民無緣不信其言也信其言而感怒上下同心戰加十倍矣又不聽諸將以吳內附意皆縱緩獨征南大將軍夏侯尚益脩攻守之備山陽曹偉素有才名聞吳稱藩以白衣與吳王交書求賂欲以交結京師帝聞而誅之　吳人城武昌　十一月邢貞至吳吳人以爲宜稱上將軍九州伯不當受魏封吳王曰九州伯於古未聞也昔沛公亦受項羽封爲漢王蓋時宜耳復何損邪遂受之吳王出都亭候貞貞入門不下車張昭謂貞曰夫禮無不敬灋無不行而君敢自尊大豈以江南寡弱無方寸之刃故乎貞即遽下車中郎將琅邪徐盛忿憤顧謂同列曰盛等不能奮身出命爲國家并許洛吞巴蜀而令吾君與貞盟不亦辱乎因涕泣橫流貞聞之謂其徒曰江東將相如此非久下人者也吳王遣中大夫南陽趙咨入謝帝問曰吳王何等主也對曰聰明仁智雄略之主也帝問其狀對曰納魯肅於凡品是其聰也拔呂蒙於行陳是其明也獲于禁而不害是其仁也取荊州兵不血刃是其智也據三州虎視於天下是其雄也屈身於陛下是其略也帝曰吳王頗知學乎咨曰吳王浮江萬艘帶甲百萬任賢使能志存經略雖有餘閑博覽書傳歷史籍采

奇異不效書生尋章摘句而已帝曰吳可征不對曰大國有征伐之兵小國有備禦之固帝曰吳難魏乎對曰帶甲百萬江漢爲池何難之有帝曰吳如大夫者幾人對曰聰明特達者八九十人如臣之比車載斗量不可勝數帝遣使求雀頭香大貝明珠象牙犀角玳瑁孔雀翡翠鬬鴨長鳴雞於吳吳羣臣曰荆揚二州貢有常典魏所求珍玩之物非禮也宜勿與吳王曰方有事於西北江表元元恃王爲命彼所求者於我毫石耳孤何惜焉且彼在諒闇之中而所求若此寧可與言禮哉皆具以與之　十二月帝欲封吳王子登爲萬戶侯吳王以登年幼上書辭不受復遣西曹掾吳郡沈珩入謝并獻方物帝問曰吳嫌魏東向乎珩曰不嫌曰何以曰信恃舊盟言歸于好是以不嫌若魏渝盟自有豫備又問聞太子當來寧然乎珩曰臣在東朝朝不坐宴不與若此之議無所聞也帝善之

三年　初吳王遣于禁護軍浩周軍司馬東里袞詣帝自陳誠款辭甚恭慤帝問周等權可信乎周以爲權必臣服而袞謂其不可必服帝悅周言以爲有以知之故立爲吳王復使周至吳周謂吳王曰陛下未信王遣子入侍周以闔門百口明之吳王爲之流涕霑襟指天爲誓周還而侍子不至但

多設虛辭帝欲遣侍中辛毗尚書桓階往與盟誓
并責任子吳王辭讓不受帝怒欲伐之劉曄曰彼
新得志上下齊心而阻帶江湖不可倉卒制也帝
不從九月命征東大將軍曹休前將軍張遼鎮東
將軍臧霸出洞口大將軍曹仁出濡須上軍大將
軍曹真征南大將軍夏侯尚左將軍張郃右將軍
徐晃圍南郡吳建威將軍呂範督五軍以舟軍拒
休等左將軍諸葛瑾平北將軍潘璋將軍楊粲救
南郡裨將軍朱桓以濡須督拒曹仁　冬十月
吳王以揚越蠻夷多未平集乃卑辭上書求自改
厲若罪在難除必不見置當奉還土地民人寄命
交州以終餘年又與浩周書云欲爲子登求昏宗
室又云以登年弱欲遣孫長緒張子布隨登俱來
帝報曰朕之與君大義已定豈樂勞師遠臨江漢
若登身朝到夕召兵還耳於是吳王改元黃武臨
江拒守帝自許昌南征復郢州爲荊州十一月辛
丑帝如宛曹休在洞口自陳潁將銳卒虎步江南
因敵取資事必克捷若其無臣不須爲念帝恐休
便渡江驛馬止之侍中董昭侍側曰竊見陛下有
憂色獨以休濟江故乎今者渡江人情所難就休
有此志執不獨行當須諸將臧霸等既富且貴無
復它望但欲終其天命保守祿祚而已何肯乘危

自投死地以求徼倖苟霸等不進休意自沮臣恐
陛下雖有敕渡之詔猶必沈吟未便從命也頃之
會暴風吹吳呂範等船纜悉斷直詣休等營下
斬首獲生以千數吳兵迸散帝聞之敕諸軍促渡
軍未時進吳救船遂至收軍還江南曹休使臧霸
追之不利將軍尹盧戰死　吳將孫盛督萬人據
江陵中洲以爲南郡外援
四年春正月曹真使張郃擊破吳兵遂奪據江陵
中洲　二月曹仁以步騎數萬向濡須先揚聲
欲東攻羨溪朱桓分兵赴之既行仁以大軍徑進
桓聞之追還羨溪兵兵未到而仁奄至時桓手下
及所部兵在者纔五千人諸將業業各有懼心桓
喻之曰凡兩軍交對勝負在將不在衆寡諸君聞
曹仁用兵行師孰與桓邪兵濡所以稱客倍而主
人半者謂俱在平原無城隍之守又謂士卒勇怯
齊等故耳今仁既非智勇加其士卒甚怯又千里
步涉人馬罷困桓與諸君共據高城南臨大江北
背山陵以逸待勞爲主制客此百戰百勝之勢雖
曹丕自來尚不足憂況仁等邪桓乃偃旗鼓外示
虛弱以誘致仁仁遣其子泰攻濡須城分遣將軍
常雕王雙等乘油船別襲中洲中洲者桓部曲妻
子所在也蔣濟曰賊據西岸列船上流而兵入洲

中是爲自內地獄危亡之道也仁不從自將萬人留虞皐爲泰等後援桓遣別將擊彫等而身自拒泰泰燒營退桓遂斬常彫生虜王雙臨陳殺溺死者千餘人初呂蒙病篤吳王問曰卿如不起誰可代者蒙對曰朱然膽守有餘愚以爲可任朱然者九眞太守朱治姊子也本姓施氏治養以爲子時爲昭武將軍蒙卒吳王假然節鎮江陵及曹眞等圍江陵破孫盛吳王遣諸葛瑾等將兵往解圍夏侯尚擊却之江陵中外斷絕城中兵多腫病堪戰者裁五千人眞等起土山鑿地道立樓櫓臨城弓矢雨注將士皆失色然晏如無恐意方厲吏士伺間隙攻破魏兩屯魏兵圍然凡六月江陵令姚泰領兵備城北門見外兵盛城中人少數食且盡懼不濟謀爲內應然覺而殺之時江水淺陿夏侯尚欲乘船將步騎入渚中安屯作浮橋南北往來議者多以爲城必可拔董昭上疏曰武皇帝智勇過人而用兵畏敵不敢輕之若此也夫兵好進惡退常然之數平地無險猶尚艱難就當深入還道宜利兵有進退不可如意今屯渚中至深也浮橋而濟至危也一道而行至陿也三者兵家所忌而今行之賊頻攻橋誤有漏失渚中精銳非魏之有將轉化爲吳矣臣私慼之忘寢與食而議者怡然不

以爲憂豈不惑哉加江水向長一旦暴增何以防禦就不破賊尚當自宁柰何乘危不以爲懼惟陛下察之帝即詔尚等促出吳人兩頭並前魏兵一道引去不時得泄僅而獲濟吳將潘璋已作荻筏欲以燒浮橋會尚退而止後旬日江水大漲帝謂董昭曰君論此事何其審也會天大疫帝悉召諸軍還三月丙申車駕還洛陽初帝問賈詡曰吾欲伐不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化陛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吳蜀雖蕞爾小國依山阻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爲當今宜先文後武帝不納軍竟無功　丁未陳忠侯曹仁卒

五年秋七月帝欲大興軍伐吳侍中辛毗諫曰方今天下新定土廣民稀而欲用之臣誠未見其利也先帝屢起銳師臨江而旋今六軍不增於故而復脩之此未易也今日之計莫若養民屯田十年然後用之則役不再舉矣帝曰如卿意更當以虜遺子孫邪對曰昔周文王以紂遺武王惟知時也

帝不從留尚書僕射司馬懿鎮許昌八月爲水軍
親御龍舟循蔡潁浮淮如壽春九月至廣陵吳安
東將軍徐盛建計植木衣葦爲疑城假樓自石頭
至于江乘聯緜相接數百里一夕而成又大浮舟
艦於江時江水盛長帝臨望歎曰魏雖有武騎千
羣無所用之未可圖也帝御龍舟會暴風漂蕩幾
至覆沒帝問羣臣權當自來否咸曰陛下親征權
恐怖必舉國而應又不敢以大衆委之臣下必當
自來劉曄曰彼謂陛下欲以萬乘之重牽巳而超
越江湖者在於別將必勒兵待事未有進退也大
駕停住積日吳王不至帝乃旋師是時曹休表得
降賊辭孫權巳在濡須口中領軍衛臻曰權恃長
江未敢亢衡此必畏怖僞辭耳考核降者果守將
所作也
六年春三月辛未帝以舟師復征吳羣臣大議宮
正鮑勛諫曰王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
脣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埶故也往年龍舟
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
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
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怒左遷勛
爲治書執灋勛信之子也　夏五月戊申帝如
譙　秋八月帝以舟師自譙循渦入淮尚書蔣

濟表言水道難通帝不從　冬十月如廣陵故城臨江觀兵戎卒十餘萬旌旗數百里有渡江之志吳人嚴兵固守而大寒冰舟不得入江帝見波濤洶涌歎曰嗟乎固天所以限南北也遂歸孫韶遣將高壽等率敢死之士五百人於徑路夜要帝帝大驚壽等獲副車羽蓋以還於是戰船數千皆滯不得行

七年春正月壬子帝還洛陽　夏五月帝疾篤丁巳帝殂

明帝泰和三年夏四月丙申吳王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黃龍百官畢會吳主歸功於周瑜綏遠將軍張昭舉笏欲褒贊功德未及言吳主曰如張公之計今已乞食矣昭大慙伏地流汗吳主追尊父堅為武烈皇帝兄策為長沙桓王立子登為皇太子

劉備據蜀

漢獻帝初平二年　初涿郡劉備中山靖王之後也少孤貧與母以販履為業長七尺五寸垂手下顧自見其耳有大志少語言喜怒不形於色嘗與公孫瓚同師事盧植由是往依瓚瓚使備與田楷徇青州有功因以為平原相備少與河東關羽涿郡張飛相友善以羽飛為別部司馬分統部曲備與二人寢則同牀恩若兄弟而稠人廣坐侍立

終日隨備周旋不避艱險常山趙雲爲本郡將吏兵詣公孫瓚瓚曰聞貴州人皆願袁氏君何獨迷而能反乎雲曰天下訩訩未知孰是民有倒縣之厄鄙州論議從仁政所在不爲忽袁公私明將軍也劉備見而奇之深加接納雲遂從備至平原爲備主騎兵

興平元年十二月徐州牧陶謙疾篤謂別駕東海糜竺曰非劉備不能安此州也謙卒竺率州人迎備備未敢當曰袁公路近在壽春君可以州與之典農校尉下邳陳登曰公路驕豪非治亂之主今欲爲使君合步騎十萬上可以匡主濟民下可以割地守境若使君不見聽許登亦未敢聽使君也北海相孔融謂備曰袁公路豈憂國忘家者邪冢中枯骨何足介意今日之事百姓與能天與不取悔不可追備遂領徐州

建安元年夏六月袁術攻劉備以爭徐州備使司馬張飛守下邳自將拒術於盱眙淮陰相持經月更有勝負下邳相曹豹陶謙故將也與張飛相失飛殺之城中乖亂袁術與呂布書勸令襲下邳許助以軍糧布大喜引軍水陸東下備中郎將丹陽許耽開門迎之張飛敗走布虜備妻子及將吏家口備聞之引還比至下邳兵潰備收餘兵東取廣

陵與袁術戰又敗屯於海西饑餓困蹶吏士相食從事東海糜竺以家財助軍備請降於布布亦忿袁術運糧不繼乃召備復以爲豫州刺史與并埶擊術使屯小沛　秋九月袁術遣將紀靈等步騎三萬攻劉備備求救於布諸將謂布曰將軍常欲殺劉備今可假手於術布曰不然術若破備則北連泰山諸將吾爲在術圍中不得不救也便率步騎千餘馳往赴之靈等聞布至皆斂兵而止布屯沛城西南遣鈴下請靈等靈等亦請布布往就之與備共飲食布謂靈等曰玄德布弟也爲諸君所困故來救之布性不喜合鬬喜解鬬耳乃令軍候植戟於營門布彎弓顧曰諸君觀布射戟小支中者當各解兵不中可留決鬬布即一發正中戟支靈等皆驚言將軍天威也明日復歡會然後各罷備合兵得萬餘人布惡之自出兵攻備備敗走歸曹操操厚遇之以爲豫州牧或謂操曰備有英雄之志今不早圖後必爲患操以問郭嘉嘉曰有是然公起義兵爲百姓除暴推誠仗信以招俊傑猶懼其未也今備有英雄名以窮歸已而害之是以害賢爲名也如此則智士將自疑回心擇主公誰與定天下乎夫除一人之患以沮四海之望安危之機也不可不察操笑曰君得之矣遂益其兵

給糧食使東至沛收散兵以圖呂布

三年夏四月呂布復與袁術通遣其中郎將高順及北地太守鴈門張遼攻劉備曹操遣將軍夏侯惇救之爲順等所敗　秋九月順等破沛城虜備妻子備單身走

四年　初車騎將軍董承稱受帝衣帶中密詔與劉備謀誅曹操操從容謂備曰今天下英雄惟使君與操耳本初之徒不足數也備方食失匕箸值天雷震備因曰聖人云迅雷風烈必變良有以也遂與承及長水校尉种輯將軍吳子蘭王服等同謀會操遣備與朱靈邀袁術程昱郭嘉董昭皆諫曰備不可遣也操悔追之不及術既南走朱靈等還備遂殺徐州刺史車冑留關羽守下邳行太守事身還小沛東海賊昌豨及郡縣多叛操爲備備衆數萬人遣使與袁紹連兵操遣司空長史沛國劉岱中郎將扶風王忠擊之不克備謂岱等曰使汝百人來無如我何曹公自來未可知耳

五年春正月董承謀洩壬子曹操殺承及王服种輯皆夷三族操欲自討劉備諸將皆曰與公爭天下者袁紹也今紹方來而棄之東紹乘人後若何操曰劉備人傑也今不擊必爲後患郭嘉曰紹性遲而多疑來必不速備新起衆心未附急擊之必

敗操師遂東冀州別駕田豐說袁紹曰曹操與劉備連兵未可卒解公舉軍而襲其後可一往而定紹辭以子疾未得行豐舉杖擊地曰嗟乎遭難遇之時而以嬰兒病失其會惜哉事去矣曹操擊劉備破之獲其妻子進拔下邳禽關羽又擊昌豨破之備犇青州因袁譚以歸袁紹紹聞備至身去鄴二百里迎之駐月餘所亡士卒稍稍歸之　初操壯關羽之爲人而察其心神無久留之意使張遼以其情問之羽歎曰吾極知曹公待我厚然吾受劉將軍恩誓以共死不可背之吾終不留要當立效以報曹公乃去耳遼以羽言報操操義之及羽殺顏良操知其必去重加賞賜羽盡封其所賜拜書告辭而犇劉備於袁軍左右欲追之操曰彼各爲其主勿追也

秋七月劉備略汝潁之間自許以南吏民不安曹操患之曹仁曰南方以大軍方有目前急其埶不能相救劉備以彊兵臨之其背叛故宜也備新將紹兵未能得其用擊之可破也操乃使仁將騎擊備破走之盡復收諸叛縣而還備還至紹軍陰欲離紹乃說紹南連劉表紹遣備將本兵復至汝南與賊龔都等合衆數千人曹操遣將蔡楊擊之爲備所殺

六年秋九月操自擊劉備於汝南備犇劉表龔都

等皆散表聞備至自出郊迎以上賓禮待之益其兵使屯新野備在荆州數年嘗於表坐起至廁慨然流涕表怪問備備曰平常身不離鞍髀肉皆消今不復騎髀裏肉生日月如流老將至矣而功業不建是以悲耳

十二年　初琅邪諸葛亮寓居襄陽隆中每自比管仲樂毅時人莫之許也惟潁川徐庶與崔州平謂爲信然州平烈之子也劉備在荆州訪士於襄陽司馬徽徽曰儒生俗士豈識時務識時務者在乎俊傑此間自有伏龍鳳雛備問爲誰曰諸葛孔明龐士元也徐庶見備於新野備器之庶謂備曰諸葛孔明卧龍也將軍豈願見之乎備曰君與俱來庶曰此人可就見不可屈致也將軍宜枉駕顧之備由是詣亮凡三往乃見因屏人曰漢室傾頽姦臣竊命孤不度德量力欲信大義於天下而智術淺短遂用猖蹶至于今日然志猶未已君謂計將安出亮曰今曹操已擁百萬之衆挾天子而令諸侯此誠不可與爭鋒孫權據有江東已歷三世國險而民附賢能爲之用此可與爲援而不可圖也荆州北據漢沔利盡南海東連吳會西通巴蜀此用武之國而其主不能守此殆天所以資將軍也益州險塞沃野千里天府之土劉璋闇弱張魯

在北民殷國富而不知存恤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將軍既帝室之冑信義著於四海若跨有荆益保其巖阻撫和戎越結好孫權內脩政治外觀時變則霸業可成漢室可興矣備曰善於是與亮情好日密關羽張飛不悅備解之曰孤之有孔明猶魚之有水也願諸君勿復言羽飛乃止

十三年　初劉表二子琦琮表爲琮娶其後妻蔡氏之姪蔡氏遂愛琮而惡琦表妻弟蔡瑁外甥張允並得幸於表日相與毀琦而譽琮琦不自寧與諸葛亮謀自安之術亮不對後乃共升高樓因令去梯謂亮曰今日上不至天下不至地言出子口而入吾耳可以言未亮曰君不見申生在內而危重耳居外而安乎琦意感悟陰規出計會黃祖死琦求代其任表乃以琦爲江夏太守表病甚琦歸省疾瑁允恐其見表而父子相感更有託後之意乃謂琦曰將軍命君撫臨江夏其任至重今釋衆擅來必見譴怒傷親之歡重增其疾非孝敬之道也遂遏于戶外使不得見琦流涕而去表卒瑁允等遂以琮爲嗣琮以侯印授琦琦怒投之地將因奔喪作難會曹操軍至琦奔江南章陵太守蒯越及東曹掾傅巽等勸劉琮降操曰逆順有大體彊弱有定勢以人臣而拒人主逆道也以新造之楚

而禦中國必危也以劉備而敵曹公不當也三者皆短將何以待敵且將軍自料何如劉備若備不足禦曹公則雖全楚不能以自存也若足禦曹公則備不爲將軍下也琮從之九月操軍至新野琮遂舉州降以節迎操諸將皆疑其詐婁圭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節來是必至誠操遂進兵時劉備屯樊琮不敢告備備乂之乃覺遣所親問琮琮令其官屬宋忠詣備宣旨時曹操已在宛備乃大驚駭謂忠曰卿諸人作事如此不早相語今禍至方告我不亦太劇乎引刃向忠曰今斷卿頭不足以解忿亦恥丈夫臨別復殺卿輩遣忠去乃呼部曲共議或勸備攻琮荊州可得備曰劉荊州臨亡託我以孤遺背信自濟吾所不爲死何面目以見劉荊州乎備將其衆去過襄陽駐馬呼琮琮懼不能起琮左右及荊州人多歸備備過辭表墓涕泣而去比到當陽衆十餘萬人輜重數千兩日行十餘里別遣關羽乘船數百艘使會江陵或謂備曰宜速行保江陵今雖擁大衆被甲者少若曹公兵至何以拒之備曰夫濟大事必以人爲本今人歸吾吾何忍棄去

習鑿齒論曰劉玄德雖顛沛險難而信義愈明埶偪事危而言不失道追景升之顧則情感三軍戀赴義之士則甘與

同敗終濟大業不亦宜乎　操以江陵有軍實恐劉備據之乃釋輜重輕軍到襄陽聞備已過操將精騎五千急追之一日一夜行三百餘里及於當陽之長坂備棄妻子與諸葛亮張飛趙雲等數十騎走操大獲其人衆輜重徐庶母爲操所獲庶辭備指其心曰本欲與將軍共圖王霸之業者以此方寸之地也今已失老母方寸亂矣無益於事請從此別遂詣操張飛將二十騎拒後飛據水斷橋瞋目橫矛曰身是張益德也可來共決死操兵無敢近者或謂備趙雲已北走備以手戟擿之曰子龍不棄我走也頃之雲身抱備子禪與關羽船會得濟沔遇劉琦衆萬餘人與俱到夏口　冬十月劉備表劉琦爲荊州刺史引兵南徇四郡武陵太守金旋長沙太守韓玄桂陽太守趙範零陵太守劉度皆降廬江營帥雷緒率部曲數萬口歸備備以諸葛亮爲軍師中郎將使督零陵桂陽長沙三郡調其賦稅以充軍實以偏將軍趙雲領桂陽太守　十二月（事見孫氏據江東）

十四年冬十二月孫權以備領荊州牧周瑜分南岸地以給備備立營於油口改名公安權以妹妻備妹才捷剛猛有諸兄風侍婢百餘人皆執刀侍

立備每入心常凜凜

十五年冬十二月劉表故吏士多歸劉備備以周瑜所給地少不足以容其衆乃自詣京見孫權求都督荊州瑜上疏於權曰劉備以梟雄之姿而有關羽張飛熊虎之將必非久屈爲人用者愚謂大計宜徙備置吳盛爲築宮室多其美女玩好以娛其耳目分此二人各置一方使如瑜者得挾與攻戰大事可定也今猥割土地以資業之聚此三人俱在彊埸恐蛟龍得雲雨終非池中物也呂範亦勸留之權以曹操在北方當廣擇英雄不從備還公安久乃聞之歎曰天下智謀之士所見略同時孔明諫孤莫行其意亦慮此也孤方危急不得不往此誠險塗殆不免周瑜之手　周瑜卒權以魯肅代瑜領兵魯肅勸權以荊州借劉備與共拒曹操權從之

十六年冬十二月扶風灋正爲劉璋軍議校尉璋不能用又爲其州里俱僑客者所鄙正邑邑不得志益州別駕張松與正善自負其才忤璋不足與有爲常竊歎息松勸璋結劉備璋曰誰可使者松乃舉正璋使正往正辭謝佯爲不得已而行還爲松說備有雄略密謀奉戴以爲州主會曹操遣鍾繇向漢中璋聞之內懷恐懼松因說璋曰曹公兵

無敵於天下若因張魯之資以取蜀土誰能禦之
劉豫州使君之宗室而曹公之深讎也善用兵若
使之討魯魯必破矣魯破則益州彊曹公雖來無
能爲也今州中諸將龐羲李異等皆恃功驕豪欲
有外意不得豫州則敵攻其外民攻其內必敗之
道也璋然之遣瀌正將四千人迎備主簿巴西黃
權諫曰劉左將軍有驍名今請到欲以部曲遇之
則不滿其心欲以賓客禮待則一國不容二君若
客有泰山之安則主有累卵之危不若閉境以待
時清璋不聽出權爲廣漢長從事廣漢王累自倒
縣於州門以諫璋一無所納瀌正至荊州陰獻策
於劉備曰以明將軍之英才乘劉牧之懦弱張松
州之股肱響應於內以取益州猶反掌也備疑未
決龐統言於備曰荊州荒殘人物殫盡東有孫車
騎北有曹操難以得志今益州戶口百萬土沃財
富誠得以爲資大業可成也備曰今指與吾爲水
火者曹操也操以急吾以寬操以暴吾以仁操以
譎吾以忠每與操反事乃可成耳今以小利而失
信義於天下奈何統曰亂離之時固非一道所能
定也且兼弱攻昧逆取順守古人所貴若事定之
後封以大國何負於信今日不取終爲人利耳備
以爲然乃留諸葛亮關羽等守荊州以趙雲領留

營司馬備將步卒數萬人入益州孫權聞備西上
遣舟船迎妹而夫人欲將備子禪還吳張飛趙雲
勒兵截江乃得禪還劉璋敕在所供奉備備入境
如歸前後贈遺以巨億計備至巴郡巴郡太守嚴
顏拊心歎曰此所謂獨坐窮山放虎自衛者也備
自江州北由墊江水詣涪璋率步騎三萬餘人車
乘帳幔精光耀日往會之張松令灋正白備便於
會襲璋備曰此事不可倉猝龐統曰今因會執之
則將軍無用兵之勞而坐定一州也備曰初入他
國恩信未著此不可也璋推備行大司馬領司隸
校尉備亦推璋行鎮西大將軍領益州牧所將將
士更相之適歡飲百餘日璋增備兵厚加資給使
擊張魯又令督白水軍備并軍三萬餘人車甲器
械資貨甚盛璋還成都備北到葭萌未即討魯厚
樹恩德以收衆心
十七年冬十二月劉備在葭萌龐統言於備曰今
陰選精兵晝夜兼道徑襲成都劉璋既不武又素
無豫備大軍卒至一舉便定此上計也楊懷高沛
璋之名將各杖彊兵據守關頭聞數有牋諫璋使
發遣將軍還荊州將軍遣與相聞說荊州有急欲
還救之並使裝束外作歸形此二子既服將軍英
名又喜將軍之去計必乘輕騎來見將軍因此執

之進取其兵乃向成都此中計也退還白帝連引荆州徐還圖之此下計也若沈吟不去將致大困不可久矣備然其中計及曹操攻孫權權呼備自救備貽璋書曰孫氏與孤本爲脣齒而關羽兵弱今不往救則曹操必取荆州轉侵州界其憂甚於張魯魯自守之賊不足慮也因求益萬兵及資糧璋但許四千其餘皆給半備因激怒其衆曰吾爲益州征彊敵師徒勤瘁而積財吝賞何以使士大夫死戰乎張松書與備及瀍正曰今大事垂立如何釋此去乎松兄廣漢太守肅恐禍及己因發其謀於是璋收斬松敕關戍諸將文書皆勿復得與備關通備大怒召璋白水軍督楊懷高沛責以無禮斬之勒兵徑至關頭并其兵進據涪城

十八年夏五月益州從事廣漢鄭度聞劉備舉兵謂劉璋曰左將軍懸軍襲我兵不滿萬士衆未附軍無輜重野穀是資其計莫若盡驅巴西梓潼民内涪水以西其倉廩野穀一皆燒除高壘深溝靜以待之彼至請戰勿許久無所資不過百日必將自走走而擊之此必禽耳劉備聞而惡之以問灋正正曰璋終不能用無憂也璋果謂其羣下曰吾聞拒敵以安民未聞動民以避敵也不用度計璋遣其將劉璝冷苞張任鄧賢吳懿等拒備皆敗退

保緜竹懿詣軍降璋復遣護軍南陽李嚴江夏費觀督緜竹諸軍嚴觀亦率其衆降於備備軍益彊分遣諸將平下屬縣劉璝張任與璋子循退守雒城備進軍圍之任勒兵出戰於鴈橋軍敗任死

十九年夏五月諸葛亮留關羽守荊州與張飛趙雲將兵泝流克巴東至江州破巴郡太守嚴顏生獲之飛呵顏曰大軍旣至何以不降而敢拒戰顏曰卿等無狀侵奪我州我州但有斷頭將軍無降將軍也飛怒令左右牽去斫頭顏容止不變曰斫頭便斫頭何爲怒邪飛壯而釋之引爲賓客分遣趙雲從外水定江陽犍爲飛定巴西德陽劉備圍雒城且一年龐統爲流矢所中卒灋正牋與劉璋爲陳形勢彊弱且曰左將軍從舉兵以來舊心依依實無薄意愚以爲可圖變化以保尊門璋不荅雒城潰備進圍成都諸葛亮張飛趙雲引兵來會馬超知張魯不足與計事又魯將楊昂等數害其能超內懷於邑備使建寧督郵李恢往說之超遂從武都逃入氐中密書請降於備馬超從張魯事見韓馬之叛備使人止超而潛以兵資之超到令引軍屯城北城中震怖備圍城數十日使從事中郎涿郡簡雍入說劉璋時城中尚有精兵三萬人穀帛支一年吏民咸欲死戰璋言父子在州二十餘年無恩德

以加百姓百姓攻戰三年肌膏草野者以璋故也何心能安遂開城與簡雍同輿出降羣下莫不流涕備遷琦于公安盡歸其財物佩振威將軍印綬備入成都置酒大饗士卒取蜀城中金銀分賜將士還其穀帛備領益州牧以軍師中郎將諸葛亮爲軍師將軍益州太守南郡董和爲掌軍中郎將並署左將軍府事偏將軍馬超爲平西將軍軍議校尉灋正爲蜀郡太守揚武將軍裨將軍南陽黃忠爲討虜將軍從事中郎麋竺爲安漢將軍簡雍爲昭德將軍北海孫乾爲秉忠將軍廣漢長黃權爲偏將軍汝南許靖爲左將軍長史龐羲爲司馬李嚴爲犍爲太守費觀爲巴郡太守山陽伊籍爲從事中郎零陵劉巴爲西曹掾廣漢彭羕爲益州治中從事初董和在郡清儉公直爲民夷所愛信蜀中推爲循吏故備舉而用之備之自新野犇江南也荆楚羣士從之如雲而劉巴獨北詣魏公操操辟爲掾遣招納長沙零陵桂陽會備略有三郡巴事不成欲由交州道還京師時諸葛亮在臨蒸以書招之巴不從備深以爲恨巴遂自交阯入蜀依劉璋及璋迎備巴諫曰備雄人也入必爲害既入巴復諫曰若使備討張魯是放虎於山林也璋不聽巴閉門稱疾備攻成都令軍中曰有害巴者

誅及三族及得巴甚喜是時益州郡縣皆望風景附獨黃權閉城堅守須璋稽服乃降於是董和黃權李嚴等本璋之所授用也吳懿費觀等璋之婚親也彭羕璋之所擯棄也劉巴宿昔之所忌恨也備皆處之顯任盡其器能有志之士無不競勸益州之民是以大和初劉璋以許靖爲蜀郡太守成都將潰靖謀踰城降備備以此薄靖不用也灋正曰天下有獲虛譽而無其實者許靖是也然今主公始創大業天下之人不可戶說宜加敬重以慰遠近之望備乃禮而用之　成都之圍也備與士衆約若事定府庫百物孤無預焉及拔成都士衆皆捨干戈赴諸藏競取寶物軍用不足備甚憂之劉巴曰此易耳但當鑄直百錢平諸物價令吏爲官市備從之數月之間府庫充實時議者欲以成都名田宅分賜諸將趙雲曰霍去病以匈奴未滅無用家爲今國賊非但匈奴未可求安也須天下都定各反桑梓歸耕本土乃其宜耳益州人民初罹兵革田宅皆可歸還令安居復業然後可役調得其歡心不宜奪之以私所愛也備從之備之襲劉璋也留中郎將南郡霍峻守葭萌城張魯遣楊昂誘峻求共守城峻曰小人頭可得城不可得昂乃退後璋將扶禁向存等帥萬餘人由閬水上攻圍峻

且一年峻城中兵纔數百人伺其怠隙選精銳出擊大破之斬存備既定蜀乃分廣漢爲梓潼郡以峻爲梓潼太守法正外統都畿內爲謀主一飡之德睚眦之怨無不報復擅殺毀傷已者數人或謂諸葛亮曰法正太縱橫將軍宜啓主公抑其威福亮曰主公之在公安也北畏曹操之彊東憚孫權之逼近則懼孫夫人生變於肘腋法孝直爲之輔翼令翻然翱翔不可復制如何禁止孝直使不得少行其意邪諸葛亮佐備治蜀頗尚嚴峻人多怨歎者法正謂亮曰昔高祖入關約法三章秦民知德今君假借威力跨據一州初有其國未垂惠撫且客主之義宜相降下願緩刑弛禁以慰其望亮曰君知其一未知其二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暗弱自焉已來有累世之恩文灋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灋灋行則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爲治之要於斯而著矣

二十年　操自將擊張魯魯犇南山入巴中事見曹氏

纂漢　秋七月丞相主簿司馬懿言於操曰劉備以

詐力虜劉璋蜀人未附而遠爭江陵此機不可失也今克漢中益州震動進兵臨之埶必瓦解聖人不能違時亦不可失時也操曰人苦無足既得隴復望蜀邪劉曄曰劉備人傑也有度而遲得蜀日淺蜀人未恃也今破漢中蜀人震恐其埶自傾以公之神明因其傾而壓之無不克也若小緩之諸葛亮明於治國而爲相關羽張飛勇冠三軍而爲將蜀民既定據險守要則不可犯矣今不取必爲後憂操不從居七日蜀降者說蜀中一日數十驚守將雖斬之而不能安也操問曄曰今尚可擊不曄曰今已小定未可擊也乃還以夏侯淵爲都護將軍督張郃徐晃等守漢中以丞相長史杜襲爲駙馬都尉留督漢中事　張魯之走巴中也黃權言於劉備曰若失漢中則三巴不振此爲割蜀之股臂也備乃以權爲護軍率諸將迎魯魯已降權遂擊朴胡杜濩任約破之魏公操使張郃督諸軍徇三巴欲徙其民於漢中進軍宕渠劉備使巴西太守張飛與郃相拒五十餘日飛襲擊郃大破之郃走還南鄭備亦還成都

二十二年冬十月灋正說劉備曰曹操一舉而降張魯定漢中不因此埶以圖巴蜀而留夏侯淵張郃屯守身遽北還此非其智不逮而力不足也必

將內有憂偪故耳今策淵部才略不勝國之將帥舉衆往討必可克之克之之日廣農積穀觀釁伺隙上可以傾覆寇敵尊奬王室中可以蠶食雍涼廣拓境土下可以固守要害爲持久之計此蓋天以與我時不可失也備善其策乃率諸將進兵漢中遣張飛馬超吳蘭等屯下辨魏王操遣都護將軍曹洪拒之

二十三年夏四月劉備屯陽平關夏侯淵張郃徐晃等與之相拒備遣其將陳式等絶馬鳴閣道徐晃擊破之張郃屯廣石備攻之不能克急書發益州兵諸葛亮以問從事楊洪洪曰漢中益州咽喉存亡之機會若無漢中則無蜀矣此家門之禍也發兵何疑

月至長安

秋七月操自將擊劉備

二十四年

初夏侯淵戰雖數勝魏王操常戒之曰爲將當有怯弱時不可但恃勇也將當以勇爲本行之以智計但知任勇一匹夫敵耳及淵與劉備相拒踰年備自陽平南渡沔水緣山稍前營於定軍山淵引兵爭之灋正曰可擊矣備使討虜將軍黃忠乘高鼓譟攻之淵軍大敗斬淵及益州刺史趙顒張郃引兵還陽平是時新失元帥軍中擾擾不知所爲督軍杜襲與淵司馬太原郭淮收斂

散卒號令諸軍曰張將軍國家名將劉備所憚今日事急非張將軍不能安也遂權宜推郃爲軍主郃出勒兵按陳諸將皆受郃節度衆心乃定明日備欲渡漢水來攻諸將以衆寡不敵欲依水爲陳以拒之郭淮曰此示弱而不足挫敵非筭也不如棄水爲陳引而致之半濟而後擊之備可破也既陳備疑不濟淮遂堅守示無還心　春三月魏王操自長安出斜谷軍漢中（要以臨漢中劉備曰曹公雖來無能爲也我必有漢川矣乃斂衆拒險終不交鋒操遣（米北山下苦）督引兵欲取之過期不還翊軍將趙雲將數騎出營視之值操揚兵大出雲麾與相遇遂前突其陳且鬬且却魏兵散而復合追至營下雲入營更大開門偃旗息鼓魏兵疑雲有伏引去雲雷鼓震天惟以勁弩於後射魏兵魏兵驚駭自相蹂踐墮漢水中死者甚多備明旦自來至雲營視昨戰處曰子龍一身都爲膽也操與備相守積月魏軍士多亡　夏五月操悉引出漢中諸軍還長安劉備遂有漢中　秋七月劉備自稱漢中王設壇場於沔陽陳兵列衆羣臣陪位讀奏訖乃拜受璽綬御王冠因驛拜章上還所假左將軍宜城亭侯印綬立子禪爲王太子拔牙門將軍義陽魏延爲鎮遠將軍領漢中太

守以鎮漢川備還治成都以許靖爲太傅灋正爲
尚書令關羽爲前將軍張飛爲右將軍馬超爲左
將軍黃忠爲後將軍餘皆進位有差遣益州前部
司馬犍爲費詩即授關羽印綬羽聞黃忠位與己
並怒曰大丈夫終不與老兵同列不肯受拜詩謂
羽曰夫立王業者所用非一昔蕭曹與高祖少小
親舊而陳韓亡命後至論其班列韓最居上未聞
蕭曹以此爲怨今漢中王以一時之功隆崇漢室
然意之輕重寧當與君侯齊乎且王與君侯譬猶
一體同休等戚禍福共之愚謂君侯不宜計官號
之高下爵祿之多少爲意也僕一介之使銜命之
人君侯不受拜如是便還但相爲惜此舉動恐有
後悔耳羽大感悟遽即受拜

魏文帝黃初二年春三月蜀中傳言漢帝已遇害
於是漢中王發喪制服謚曰孝愍皇帝羣下競言
符瑞勸漢中王稱尊號前部司馬費詩上疏曰殿
下以曹操父子偪主篡位故乃羇旅萬里糾合士
衆將以討賊今大敵未克而先自立恐人心疑惑
昔高祖與楚約先破秦者王之及屠咸陽獲子嬰
猶懷推讓況今殿下未出門庭便欲自立邪愚臣
誠不爲殿下取也王不悅左遷詩爲部永昌從事
夏四月丙午漢中王即皇帝位於武擔之南大赦

改元章武

臣光曰天生烝民其埶不能自治必相與戴君以治之苟能禁暴除害以保全其生賞善罰惡使不至於亂斯可謂之君矣是以三代之前海内諸侯何啻萬國有民人社稷者通謂之君合萬國而君之立法度班號令而天下莫敢違者乃謂之王王德既衰彊大之國能帥諸侯以尊天下者則謂之霸故自古天下無道諸侯力爭或曠世無王者固亦多矣秦焚書阬儒漢興學者始推五德生勝以秦爲閏位在木火之間霸而不王於是正閏之論興矣及漢室顛覆三國鼎峙晉氏失馭五胡雲擾宋魏以降南北分治各有國史互相排黜南謂北爲索虜北謂南爲島夷朱氏代唐四方幅裂朱邪入汴北之窮新運歷年紀皆棄而不數此皆私己之偏辭非大公之通論也臣愚誠不足以識前代之正閏竊以爲苟不能使九州合爲一統皆有天子之名而無其實者也雖華夷仁暴大小彊弱或時不同要皆與古之列國無異豈得獨尊奬一國謂之正統而其餘皆爲僭僞哉若以自上相授受者爲正邪則陳氏何所授拓跋氏何所受若以居中夏者爲正邪則劉石慕容苻姚赫連所得之土皆五帝三王之舊都也若以有道德者爲正邪則

蕞爾之國必有令主三代之季豈無僻王是以正閏之論自古及今未有能通其義確然使人不可移奪者也臣今所述止欲叙國家之興衰著生民之休戚使觀者自擇其善惡得失以爲勸戒非若春秋立褒貶之凛撥亂世反諸正也正閏之際非所敢知但據其功業之實而言之周秦漢晉隋唐皆嘗混壹九州傳祚於後子孫雖微弱播遷猶承祖宗之業有紹復之望四方興之爭衡者皆其故臣也故全用天子之制以臨之其餘地醜德齊莫能相壹名號不異本非君臣者皆以列國之制處之彼此鈞敵無所抑揚庶幾不誣事實近於至公

然天下離析之際不可無歲月日以識事之先後據漢傳於魏而晉受之晉傳於宋以至於陳而隋取之唐傳於梁以至於周而[illegible]大宋承之故不得不取魏宋齊梁陳後梁後唐後晉後漢後周年號以紀諸國之事非尊此而卑彼有正閏之辨也昭烈之於漢雖云中山靖王之後而族屬疎遠不能紀其世數名位亦猶宋高祖稱楚元王後南唐烈祖稱吳王恪後是非難辨故不敢以光武及晉元帝爲比使得紹漢氏之遺統也

通鑑紀事本末卷第九

宛平王氏藏書